

杭州晚清藏书楼“八千卷楼”寻踪

白桦(浙江省博物馆 310007)

【摘要】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被誉为晚清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藏书楼位于当时的杭州头发巷五号，其藏书量之丰富、版本之珍贵在当时屈指可数。而藏书楼为抢救《四库全书》提供抄本，为杭州府学、浙江官书局及其他藏书楼无偿提供珍本，并征集、收藏了大量的杭州地方文献，为保存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产生了长远的社会影响。吴滔、吴徵所绘的“八千卷楼”图卷为我们展现了当年“八千卷楼”的历史原貌。

【关键词】八千卷楼 丁丙 吴滔 吴徵 《八千卷楼图记榜书合卷》

江南多文士，并历来有读书蓄书之风。明清以来，私家藏书之风尤盛，并因此出现了许多名盛一时、影响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其中，常熟瞿绍基的“铁剑铜琴楼”、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和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楼”，则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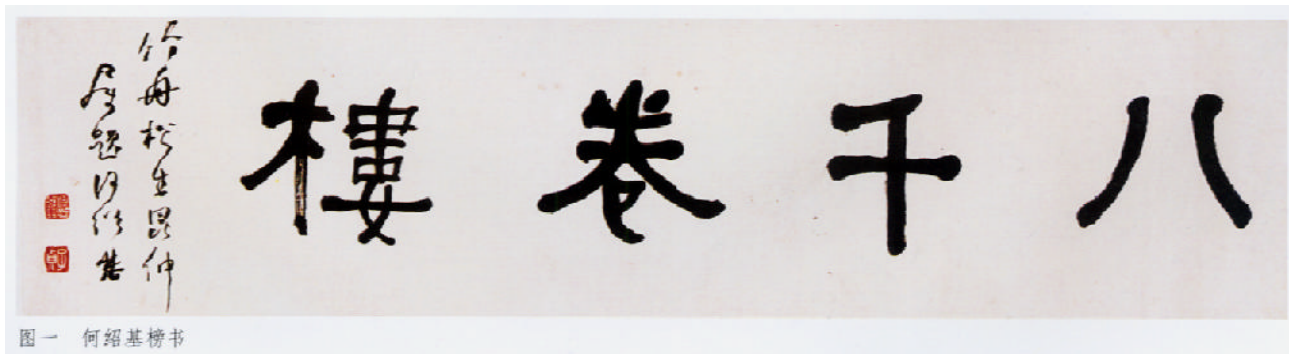
位于杭州的“八千卷楼”是晚清时江南著名的藏书楼，他的主人是杭州的丁丙、丁申兄弟。“八千卷楼”的藏书累积了丁家几代人的收藏，经过丁氏兄弟多年的苦心经营，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藏书楼发展到鼎盛时期。丁氏兄弟以藏书聚书著称，更因对历劫的文澜阁及其阁书的抢救而脍炙人口。因而同时期的一些文

人便以诗或画的形式，记载了当时他们所做的一些重要事件，而其中与丁氏兄弟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八千卷楼”也成了他们描摹褒扬的对象。同时期的著名书画家吴滔、吴徵父子所绘的《八千卷楼图》就是其中的一幅。

一 《八千卷楼图记榜书合卷》

《八千卷楼图记榜书合卷》(纸本)手卷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共有《八千卷楼》(横94、纵36.1厘米)、《小八千卷楼》(横94、纵35.8厘米)和《后八千卷楼》(横93.5、纵35.6厘米)各一幅。

《八千卷楼图》为吴滔(1840-1895，字伯滔)所



图一 何绍基榜书



图二 吴滔《八千卷楼图》

绘,据落款年月“辛卯秋九月”,即光绪十七年(1891),为丁丙兄弟在光绪十四年重修八千卷楼之后不久所绘。图中所绘“八千卷楼”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园林,前后几栋藏书楼重檐高耸,在楼上敞开的窗户外,可见书籍琳琅。而院中梧桐参天,浓荫蔽日,修竹茂密,假山堆叠,藏书楼被白墙所围,中间一扇朴实的木门。在远山的映衬下,藏书楼显得高敞明亮,带有浓浓的书卷气,观之如有书香扑面而来。吴滔此图构图开阔,笔墨淋漓,充分显示其一贯的绘画风格。作为名盛一时的画家,他在运用传统的写意手法大量描绘了西湖山水的同时,也用相对写实的手法描摹了杭州当时的市井景象以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描绘杭州风貌的《江干老屋图》、描绘丁丙兄弟抢救文澜阁书籍的《书库抱残图卷》以及根据史实描绘的丁氏家族烈妇尽节的《蚕豆桥尽节图卷》等。

后一幅《后八千卷楼图》由其子吴徵(1878-1949,字待秋)所绘,落款“己丑春三月,吴徵写于忆云草堂(今桐乡市崇福镇吴氏故居)”。所绘藏书楼二楼上排满了书籍,楼下则有读书用的案几,院中挺拔的梧桐、摇曳的芭蕉、萋萋的青草、依依的杨柳、点点的红梅,以及白色围墙上攀爬着盛开的紫藤花,应是藏书楼的初春景象。作者笔触细腻,用笔瘦劲,呈现出与其父颇为不同的秀雅面貌。

同样由吴徵绘于“己丑元旦”的《小八千卷楼图》,则勾勒出了藏书楼的冬日景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棵参天的古树,黄叶斑驳,枯藤缠绕,远处古松遒劲,树下掩映着藏书楼,透出静谧、古雅的气息。而画面一角半掩的小门,体现了“小八千卷楼”曲径通幽的意趣。

手卷同时装裱有何绍基(字子贞,道光十五年进士)、高行笃、杨沂孙、徐惟琨榜书“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墨迹,或篆或隶或草,皆气势磅礴。

卷后附有俞樾(字荫甫,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张大昌(字小云,杭州人,光绪十五年举人)、张浚万的题跋,叙述了藏书楼主人穷其一生,聚书藏书之艰辛历程,读后令人唏嘘。也不惜笔墨地描述了新修后的“八千卷楼”的格局,如“堂面南,前后各五楹,庑廊币环,卉石葱蔚,素琅饰赭璃障屏是为嘉惠堂也”^[1]。文人以浓重的笔墨勾勒出了锦绣的“八千卷楼”。那么历史上的“八千卷楼”,是怎样一个真实的藏书楼呢?

二 “八千卷楼”

“八千卷楼”的主人是丁丙、丁申兄弟。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其胞兄丁申(?-1880)字



图三 吴薇《后八千卷楼图》

竹舟。其先世居山阴(今绍兴),清初顺治年间迁居杭州,到丁氏兄弟已是第七世。他们继承祖业,是杭州著名的锡箔商人、大典当商、丝绸商。至光绪年间,又兴办了纱厂。世代经商的丁家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到丁氏兄弟时已家财丰厚。

丁氏之藏书,渊源久远。丁丙祖父丁国典时,因仰慕其先人有书八千卷之雅事,于是在杭州梅东巷筑小楼以藏书,并请当时的名士梁同书(字元颖,号山舟,乾隆十七年进士)题“八千卷楼”匾额。此楼“地据中河之胜,左盘右纒,水清如镜,环其庐植梅数十株^[12],环境十分清雅。梅东巷现已杳无踪迹,而据民国时杭州地图,尚可知此巷当在梅东高桥转东南,毗邻当时的贡院^[3]。至丁丙之父丁英时,他“嗜学于书,无不读有,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善本辄载以归”,所得宋本有“旧时怡亲王邸物者数种,皆有怡亲王印章^[4]。家中藏书遂插架宏丰。道光三十年(1850),丁家最后迁入杭城头发巷五号。头发巷当时又称保信巷,在今南起解放路中段,北至庆春路中段,紧邻直大方伯路(现今是浙一医院院址)^[5]“八千卷楼”匾也移至此处。到丁丙兄弟掌家之时,藏书益加丰富,且珍籍琳琅,考校精审,八千卷藏书楼已名闻遐迩。

咸丰辛酉冬(1861),李秀成、李世贤的太平军攻陷杭州,八千卷楼藏书也遭受重创。新旧图籍,荡为

烟云;室遭毁其与身幸免者仅掌六公日夕披玩之周易本义一书”。当时遭受严重损毁的还有文澜阁。于是“乱平之后,两先生即奋身以救护阁书,复慨然于旧家之中落,益锐志搜求,以阁目为本,以附存为翼,节食缩衣,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余年,聚八万卷,较楼额已逾十倍^[6]。

光绪十四年(1888),丁丙兄弟在检校家藏之后,在头发巷丁家故庐外扩建了藏书楼,筑“嘉惠堂”五楹,其正堂悬挂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手书的“嘉惠堂”扁额。因丁丙兄弟搜求四库散佚,复兴文澜阁,上闻于朝廷,为示嘉奖,在光绪七年(1881)诏有“洵足嘉惠士林”之褒,故取“嘉惠”二字为其堂名。堂上为“八千卷楼”,储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堂后又筑室五楹,储以存目之书及较后所出未经收入四库之书,大小规模与“八千卷楼”相同,因其在后,即称“后八千卷楼”;另辟一室于堂之西,上下三楹,曰“小八千卷楼”,又曰“善本书室”,“所储或宋元明刊本,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整比朗列,难更仆数^[7],应是“八千卷楼”藏书精华之所在。“八千卷楼”之书,排列次第,悉遵《四库全书》的简明目录,近3500种,凡四库之附存1500余种,分藏楼之两厢。至“后八千卷楼”所藏,除《四库全

书》未著录8000种外,如制艺、释道藏、传奇小说类,都有收藏,并分类藏度,后陆续有所得,亦都不断编入充实。

“八千卷楼”藏书的整理和管理有自己的特点,藏书上都钤有“八千卷藏书记”、“钱塘丁氏藏书”、“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嘉惠堂藏阅书”、“四库附存”、“四库著录”等印章。有的附存四库,则识其四库著录,或著有得书年月,或标以度藏地名。封皮均依部类盖朱字印文于左上方,用以识别;诗文集则印集或总集类木戳;其部字均径寸大小篆书,类别则作较小端楷。书皮衬页,则往往有二丁先生或其子丁立中手书题识^[8],所题常连篇累牍,使后来观书之人,都可想见他们呕心沥血的情形。

三 “八千卷楼”的历史价值

藏书楼主人丁氏兄弟一生隐居不仕,足迹罕离乡井,但在当时名闻朝野,这固然因其“宅心仁厚,一生从善如流,凡有利于国计者,事无不赴,为无不力。凡救贫济灾恤嫠惠孤养生送死防洪课蒙之事,更难仆数^[9],更是因为他们在辛酉年后奋身救护《四库全书》,重修文澜阁,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八千卷藏书楼固然因其书藏丰富、秘籍琳琅,成为当时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但当时尚有瞿、杨、陆三大

藏书楼,在规模之大及藏品之富上更胜于它。然而它在文化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和价值,实远胜于瞿、杨、陆三大大家。

文澜阁是乾隆时所设立的官家藏书楼。在庚申、辛酉之役后,文澜阁损毁严重,阁中藏书几已散佚。于是丁氏兄弟在乱后不遗余力掇拾阁书,搜寻到阁书散佚共9062册,内除《图书集成》残本673册,实为8389册,为原藏书的四分之一。光绪六年(1880),丁丙主持了文澜阁的重修。光绪八年(1882),着手补抄《四库全书》工作。是年五月,丁丙设局于东城讲舍,拿出“八千卷楼”中珍藏之副本,请人恭缮。“更复广为采求,尽瘁以赴,中经阻难,矢志不渝。用使琳琅巨籍,克复旧观。有于天一阁、抱经楼、振绮堂、寿松堂诸藏书家,按籍征求,求而未得者仅九十余种。”^[10]而后《图书集成》复经配全,所缺只有《全唐文》,而丁家的八千卷楼藏有此书,遂以全部捐藏阁中,共260册。这项浩大的抢救性文化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赏。

丁氏家有珍藏,但并未遵循私家藏书楼“书不出阁”的成俗,而是百计倡导有利于地方文化之事。当时杭州府学“尊经阁”之度藏寥寥,于是丁丙拿出家藏复本充实它;浙江官书局的刻书也多依靠丁家“八千卷楼”的珍本互校,从而以其版本之精好闻于海内;



图四 吴徵《小八千卷楼图》

战乱后丁家时有购得其他藏书楼失散之珍贵版本，则往往完璧归返；又镇江阮元的“焦山书藏”，丁丙听说尚有四个书橱空着，就拿出家中所藏珍贵版本451种1000册缮目赠送于他。“八千卷楼”藏书对当时社会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丁丙兄弟性好典籍，尤其热衷于地方文献的整理和辑录，他们自小对地方掌故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如丁丙在《武林坊巷志》中自序道：“下学之次，时为道里中故家遗事，谨识之不敢忘。稍长，即好掌故诸书，偶订小册，录其闻见。”^[11]正是这样长期的积累，丁氏兄弟一生辑录编撰了多本具有地方史料价值的文献，其过程之辛劳、功夫之细，令人感动。又如丁丙去世前39天，已病重不起，然新得到书目，他还亲笔在卷端题记，字迹潦草倾斜，可见其病中腕力之弱，实在令人起敬。正是丁丙兄弟如此长期痴迷于乡邦文化的发掘整理，故当时印行所版刻的《武林掌故丛书》、《武林往哲遗著》、《西泠五布衣遗著》、《当归草堂丛书》、《医学丛书》等均直接来自丁氏。其中《武林坊巷志》尤为出色，书中详细辑录了杭城800余条街巷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典故。这些文献至今对研究杭州的地方文化历史具有很大参阅价值，而“八千卷楼”富藏的杭州地方文献史料也成为藏书楼的一大特点。

“八千卷楼”藏书目录主要有《八千卷楼书目》，是为丁氏藏书总目。《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小八千卷楼”所藏宋元刊本。《嘉惠堂新得书目》则收载其后不

断增加的新得书目。至丁丙去世时，藏书楼收藏巨丰，成为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建江南图书馆的重要图书来源。

丁丙家产本甚为丰厚，但到他去世时已耗费殆尽。光绪季年，其子侄又因经营亏折，资金耗尽，无奈之下，决定变卖藏书。而当时，湖州陆心源的“百宋楼”藏书全部被日本人购去。鉴于“百宋楼”的教训，经两江总督端方和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孙的斡旋，“八千卷楼”藏书以7万两银之价归于江南图书馆（即现在南京图书馆的前身）。当时浙江省内也曾有汤寿潜（字蛰仙）先生，倡议以省款收归公有，然而此事终归不了了之。倾注丁氏家族几代人心血的藏书楼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使命。

1904年，丁丙之子丁立中辟出发巷祖居20亩地建房，由杭州绸业界集资，将杭州绸业会馆（当时称“观成堂”）从忠清巷迁至头发巷，也就是现在的直大方伯92号。此会馆当年格局讲究，而今仅剩主体部分，所幸这里已是杭州市文保点。而“八千卷楼”在历史的进程中渐渐消失，现今这里已全部归属于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惟有在住院部高楼下还立着一棵高大的广玉兰，树旁的一幢中式的小楼，据说将开辟成浙一医院的院史陈列室。老树苍郁，或许只有它见证过藏书楼的盛衰吧。而我们只有通过吴滔笔下的描摹，依稀间寻到当年的踪迹，或恢弘，或典雅，只在历史的长廊中发出苍凉的回声。

注释

- [1][4] 吴滔、吴徵《八千卷楼图记榜书合卷》中张大昌题跋“八千卷楼藏书记”。
- [2] 杨文述：《梅溪书屋记》，《武林坊巷志》第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 [3]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六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7、386页。
- [5] 杭州市地名委员会编：《杭州市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4页。

- [6][7][9] 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单行本之一，1932年。
- [8] 张峯：《嘉惠堂藏书回顾》《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单行本之一，1932年。
- [10] 陈训慈：《丁氏复兴文澜阁书记》《丁松生先生百年纪念集》，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单行本之一，1932年。
- [11] 丁丙：《武林坊巷志》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